

受新冠疫情影响,设置在鄞东五乡镇同泰嘉陵内的“曹厚德纪念馆”开馆仪式不得不一再延迟。今年3月初,曹老的小女儿曹巧飞告诉我,开馆仪式确定于3月18日举行。曹老是我尊敬的长辈和老师,为此我推掉了另外两项活动的邀请,赶去参加。

曹老是我市著名书法家,篆、隶、楷、行、草诸体无一不精。我因爱好和工作之需,常去麻烦曹老,曹老总是有求必应。其间,曹老还给我讲过许多与文字有关的趣事。

有一次,曹老问我,天童寺天王殿大门楣上的一块石青色小匾看到过吗?我说看到过,是清道人用隶书写的“天童寺”三字。他说三字中有一个是他写的,你能看出来是哪一字吗?我反复回忆这三个字,以为十分协调,实在猜不出哪个字是补写的。曹老告诉我,“文革”后他在天童寺参与大修,当时发现一块清道人落款上有“天童”二字的残匾,为制作“天童寺”小匾,曹老根据“天童”二字的风格和笔意,补书了一个“寺”字。曹老的书法功底,令人钦佩。

一些老宁波至今还记得,在原药行街与大来街转角处的一家酱品店外墙上,有巨大的“酱园”二字榜书,每字足有3米见方,铁画银钩,圆润苍劲,白墙黑字,十分醒目。每次经过此处,我都要驻足观看一番。一次我向曹老请教这种墙头特大榜书的写法,曹老告诉我,大来街转角处的“酱园”二字是他30多岁时所写。他说,写这种墙头特大字,先可准备一根柴灶,一头烧成焦炭状后,入水熄灭,再与一根竹竿绑定,犹如手握一支超长笔,站在墙面前用竹竿目测并点出主要笔画的外端位置,再搭架或用梯子登高靠近书写,每一笔画的起笔收笔,说到底要靠平时书法的功底,做到胸有成竹。曹老不吝赐教,使我学了一招。“文革”期间,我去慈城楮山虹星大队参加三秋劳动时,就用曹老教我的办法在墙上书写过近3米见方的“农业学大寨”5个大字。当时这种宣传方式叫“墙头开花”,十分流行。

听曹老讲,他在父亲的指导下,4岁起就在2尺见方的大砖上用笔蘸水练字,日积月累,练就了一手过硬的书法功夫,十几岁时就能挑起重担,独立担任书写任务。西门外航船埠头,有新船急需在船头题写榜书大字,店里成年人都已外出,父亲就叫邻居带着小曹前往,对方一看派来个小孩子,十分生气,不肯让他题写。那个邻居就叫他在纸上试写几个字,对方一看大喜,十分满意,就请他在船头上直接书写。其后一有写字需要,还指定要这个小曹去书写。一次,天童寺方丈圆瑛法师路过咸塘街,看到小曹年纪的他正在题写匾额,就站在旁边一直看着,他对小曹的书法十分赞赏,还走进他家里,和他父亲愉快交谈,认为他日后必成大器。

一次,曹老与同事游普陀山,游过西天二龟听法、磐陀石和心字石诸景点,又来到干步沙,眼前金沙一片,海波起伏,大家提议曹老在沙滩上写一个比那个心字石更大的心字。面对山海胜景,曹老欣然应允。有人找来一根树枝,曹老胸有成竹,边走边用树枝在平整的沙滩上勾画出一个五六

十平方米大小的双钩“心”字。曹老在图案右上角空白处盖了一枚“五明楼”椭圆形朱文印章。“五明楼”是曹老的书斋名,他解释说,灵感来自家里的五处窗户,其实是指他对诗、书、画、印、雕塑等艺术均有所涉猎。印章不显眼,无人介绍根本看得出来,我想这就是曹老的为人风格。在“纪念王应麟逝世700周年暨《宝庆讲寺记》碑重建仪式”前夕,曹老又叫我去取他精心撰写的中堂巨幅《沁园春·纪念王公应麟逝世七百周年》,为此次纪念活动增光添彩。

2002年端午节,宝庆寺邀请到80多位诗社老先生莅寺雅集,曹老即席赋七绝一首并当场挥毫,笔走龙蛇,墨韵酣畅,赢得大家拍手叫好。曹老写道:“岁岁端阳不同,文人咸集佛门中。素斋清供茶当酒,钟磬悠悠唱大雄。”

我在清理宝庆寺劫后遗存的文化遗迹时,发现有清乾隆丙辰年所制的半副木刻对联,上有“室千灯光明炎赫”七字,室字以上有锯过痕迹。根据我学过的对联知识,认定此应为八字上联,上缺一字。我请曹老等老师为之补字续联。鉴于历史上宝庆寺的房屋间数有“九十九间半”的说法,曹老建议补“百”字,又根据上联最后二字一为上下结构,一为左右结构的特点,补拟下联,合为“百室千灯光明炎赫,一花五叶郁都昌所”(所谈“银”)。此事在僧俗中传为美谈。

那天,开馆仪式如期举行,曹老生前友好、徒弟学生、子女小辈等80余人如约而至。绿地边的大幅会标上书有“八艺碌翁,厚德载物”八个大字,纪念馆前曹老的衣冠冢上覆盖着大幅红绸,庄严隆重。旁边一长排展板上



悬挂着曹老众多好友、诗人墨客撰写、创作的诗词、对联和 水墨丹青。一张长桌上放置着文房四宝,供凭吊者泼墨挥毫。说来也奇,是日一扫前几天的阴雨天气,大家说是因曹老一生做了太多的好事,天公也作美。

在致辞、献花、揭幕、剪彩后,两扇镶嵌有朱金木雕花饰的木门缓缓打开,瞻仰者排队进入。馆内陈列着曹老手书的“艺无涯”扇形小匾额,地上放置着一方他70多岁后书写并精雕的“兰亭集序”石碑,他早年绘就的多幅宁波城

区风光小油画,他出版的书籍、诗集、楹联集,刻制的印章,精雕的小像和各种书体的书法作品,以及曹老生前用过的毛笔、刻刀,等等。睹物思人,分外真切,曹老犹在眼前,作为后学,我为此生能遇见曹厚德这样的老师而深感幸运。

我小曹老18岁,自“文革”后期相识以来,我遇疑难事情常上门请教,聆听教诲,曹老总是不厌其烦,释疑解难。我有幸多次与曹老一起参加文化活动,有时他还会谈一起很多轶闻趣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今择胜蹟记数则,以志纪念。

记得这是20年前曹老乔迁“生活新境”小区不久的事情。一天,我登门拜访曹老,闲聊中谈及城市标志(城徽)的设置。我说广东广州城中有五羊雕塑,河南郑州紫荆山有“司母戊大方鼎”雕塑,福建泉州清源山有老君岩雕塑等,而同样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宁波,二十世纪末在现在的中山广场内搞了一个以三大片不锈钢为主体造型的城市标志,据说是体现宁波三江的意思。这个现代雕塑曾被一些工艺美术大师和市民戏称为“西瓜皮与棒冰棒的组合”,不被多数市民看好。

城徽是一个城市的象征,十分重要。我与曹老谈起一个想法,宁波简称甬,得名于江口甬山,而“甬”的古意即是一口钟,我以为可用现代铸铜工艺铸造一口举世无双的巨铜钟,在钟身上铸上一篇精彩的铭文,再设计10至12幅的浮雕,浓缩从河姆渡至今7000年漫长的历史文化,精制钟架安放在三江口适当位置,逢重大节庆活动时还可聚会敲钟庆贺。曹老对我的提议十分赞赏,要我立即向市规划部门写信建议。送上建议后,如泥牛入海一直没有回复,我也心灰意冷了。

约半年后,曹老又提起此事,我以实情告之,曹老说:“这是一个好建议,他们没兴趣,我们社区可以先用。”一个星期后,曹老打来电话要我过去一下。一到他家,他就给我看了他为澄浪社区设计的一个“区徽”小样,造型正是一口古铜钟,历史文化味十足,我连声称好。曹老说,这个方案我们这里先用着,等到市里觉悟了,我们可以让给他们。后来澄浪社区就以这个小样去定做了一个玻璃钢仿古铜钟作为社区的“区徽”,安置在社区入口处,显得雅致而有文化底蕴,令社区居民引以为豪。每次经过这里,当年曹老的话语就会萦回耳边。

铸钟不忘甬山

琐忆碌翁

——缅怀曹厚德先生

王介堂



翰墨轶事助谈兴



蹟古山緒



- ①2000年6月,时年71岁的曹厚德先生(左三)与朋友一起踏访四窗岩途中合影。(龚国荣 摄)
- ②四窗岩洞口前留影。(龚国荣 摄)
- ③2012年7月,曹老为江北慈城千年古刹赭山寺题写“赭山古迹”匾额。
- ④1999年6月,曹老为本文作者书斋“牧餘齋”书写匾额。
- ⑤2002年7月,曹老为“《张苍水全集》首发式纪念”刻制篆印。(王介堂 供图)

古稀登上四窗岩

众所周知,宁波八百里四明山的名字是因山中有一个叫“四窗岩”的天然岩洞而来。其洞可通日月星辰之光,历代文人墨客都以一登为快。但由于山道崎岖难行,许多人兴冲冲而去,结果却因找不到入山之路而无功而返。

曹老也以平生未登四窗岩为憾。为了却大家共同的心愿,经几位老师努力,联系好了当地人作向导。2000年6月的一天,8人的登山小分队组成,曹老时年71岁,还有杨古城、王重光夫妇以及我、余君方、龚国荣和曹老外孙女小波——当时她还在宁波大学就读,为照顾外公而全程陪伴。

出发前一天,我请曹老书写了“四窗岩”一额,带上以备拍照和刻石之用。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从大俞村山间插入开始登山。说实在的,根本就没有什么路,我们攀着树枝、竹竿,不断

的推动下,年逾古稀的曹老顺利翻过石砌,继续前行。走完环绕水库的小路,缘溪而上,终于到达四窗岩山峰脚下,此山高约百米,四窗岩就在半山腰。稍事歇息,我们继续攀登。这里也根本没有路,大家只能艰难地行走在竹林杂树间,终于到达四窗岩下,又是靠你推我拉的办法爬上这座“大窗沿”,然后到达岩洞中。我拿出曹老写的“四窗岩”条幅放在洞口前,大家分坐在“大窗沿”上,龚国荣用三脚架自拍,摄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曹老事后对此次考察活动十分满意,说是圆了他的一个夙愿。

有幸品尝山君肉

下面这个故事是我一次去看望曹老,两人谈兴正浓时他讲的。那是宁波刚解放第二年寒冬的一天,一只老虎不知从何而来,可能因饥饿闯入鄞西横街一个山村,被村民持械逼入一老屋内,后被村民自上而下用乱石、刀棍击打而死,剥皮后,运到市内体育场摆摊公开割肉出售。此消息一经传出,市民争相观看。曹老当年才二十几岁,出于好奇,也赶去看。只见这只死老虎有黄牛般大小,已被开膛劈成两半,围观的人很多,但买虎肉的并不多。年轻的曹老很想尝尝“老虎的滋味”,于是他匆匆返回家中,向母亲要了2元钱再

赶到体育场,买了半斤老虎肉,回家切成小块煮成一小碗红烧虎肉。曹老说虎肉也说不上有什么特别滋味,当与牛肉相似,但比牛肉更精,纯粹是结实的精肉,没有一丝肥膘。当时曹老的大女儿出生才几个月,曹老也喂她吃了一小块虎肉,还喝了一点肉汤。看她噙着小嘴有滋有味的模样,大人们一阵欢笑。

此事在过了半个世纪后,大家家里还时常回忆起来。那个时候还没有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人们动物保护意识比较淡薄,所以才会发生这种情况。但说实话,一个人一生中能遇到这种事情,确实难以忘怀。